



邝海星和王燕飞的新婚照(1961年摄)

邝海星：海南诗文的拓荒者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音犹在耳,诗人已逝。
4月28日上午9点,我随人群赶去海口殡仪馆,海南文艺界100多人已经在此等候与邝老做最后的一别。哀乐低回,鲜花簇拥,诗人安静地躺着,任由亲人的呼喊,他却再也睁不开眼。我的笔记本里还留着将要采访邝老“我与海南日报60年”的提纲,耳边还回响着不久前一大早他给我打来关于海南诗社的电话,而此刻,一个老报人、老诗人,却永远张不开口和我叙叙他的往事了。
晚年获得“海南岛文学开拓者十佳”称号的诗人邝海星,4月25日走完了他83岁的人生,忙碌了一生的他此刻终于歇下来了……

诗人,一生为诗

邝海星1927年7月生于海口市。1946年,当他还是一个19岁的青年时,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,6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他手中的笔,哪怕是在种种困顿时期,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所爱,因为诗歌已经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。60多年来,邝老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,先后出版了《邝海星诗选》、《飞花时节》、《邝海星短诗选》(中英文版),主编《海南诗社诗选》、《百花诗选》等多种选集,他的诗饱含着浓浓的爱国、爱乡之情,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,为海南诗歌版图的丰富贡献着自己的才情;“是什么时候了/并不重要/重要的是/有一份热/发一份光……”直到年老离休,他仍勤奋笔耕,多次被邀请参加世界华文诗人笔会,广交了海内外诗人朋友,在海内外有着一定的影响。
1927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。这一年出生的邝海星,注定着这一生要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。天性敏感的邝海星,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战争苦痛、民不聊生的年代。身处其中的邝海星,用诗歌抒发自己的苦闷,也为多难的民族和受欺凌的人写下了自己最初的诗篇。年轻时代在广州求学,他加入了广州地下学联,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,主编报纸《艺垒》副刊,参与主办进步刊物《海啸》,并利用这些阵地,发出了一个热血青年沉郁而有力的声音。他发表了《送除夕》、《遥远的恋情》、《向第二个土地,撒播你智慧的种子去》、《永生的葵花》等一批充满激情的诗作。作为一个诗人,一个海岛的儿子,邝海星身上显示出一个诗人的责任和担当,这一点,贯穿了其充实而勤劳的一生。

诗歌组织者和活动家

海南诗社由海南知名的作家、诗人和学者发起,1984年成立。20多年来,诗社发展迅速,会员遍布海内外。一些知名的海内外诗人和社会名流担任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,如华裔著名作家、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被邀为诗社名誉社长,可见作为诗社后来掌门人的邝海星的活动能力和诗社的影响力。20年多来,诗社热心培养诗歌作者,创办了《海南诗文学》报,努力挖掘文学新人,并以相当的篇幅,发表他们的作品,把他们的作品推向社会,推向国内外,形成了海南诗歌群体的精神风貌,扩大了海南诗歌的对外影响。这一切,都因了邝老的亲力亲为、团结一帮同仁共同努力才能达成。
在担任《海南日报》副刊编辑期间,他发现、扶植、培养了不少默默无闻的青年作者,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得以发表,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。直到离休之后,担当海南诗社社长一角,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、帮助文学青年的成长。关于这一点,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授说道,邝老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,高擎“海南诗社”这面旗帜一路前行。海南诗社是一个民间文学团体,在一无经费二无设备的情况下,要开展文学活动,办刊物,真是困难重重。邝老却充满乐观和自信,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带领诗社同仁迎着困难上,使诗社队伍不断发展壮大,每次诗社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,迄今已编印发行近100期的《海南诗文学》,其文学质量,其影响波及省内外以至国外。邝老身为海南诗社社长兼《海南诗文学》主编,为此付出了多少宝贵的精力和心血呵,更何况他早已重病在身了。王王春煜说,在邝老的家,书桌上总是堆满了

《海南诗文学》的校样、清样。每一期刊物从开始编辑、校对、排版,到开机印刷,把成品送到读者手中,每一个环节,邝老都要亲自指导和把关。这一切,我除了赞叹外,不能不深深地为他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所感动。
海南诗人黄辛力也是诗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他有更多的机会目睹了邝老为诗社、为《海南诗文学》而苦心经营的种种艰辛和苦楚。黄辛力说,因为是民办,海南诗社、《海南诗文学》缺衣少食,难以为继。邝老便以自己的身份及影响力去“化缘”,筹措经费,招纳人才,使海南诗社越办越红火,《海南诗文学》影响圈内外,创造了海南文学社团和民间刊物的奇迹。
作为贤内助的邝老的夫人王燕飞,在诗社人手紧缺的情况下,成为邝老事业上的好帮手。邝老离世后,燕飞阿姨(诗社同仁的亲昵称呼)每当说起这一切,总是掩抑不住内心的悲痛,同时也为此感到欣慰。她说,为了办好《海南诗文学》和海南诗社,邝老不顾年老多病到处“化缘”,或叫她代为上门去找资助者。有一次她到一位资助者的单位去,这位年轻的企业领导见她是上了年纪的妇人,便用教训的口气说:“你们都这么老了,还干这个干什么?你们向我的领导开口,他不好意思推辞,只好叫我们来见你,我们也不好办呀!”当时燕飞阿姨心酸极了。回家后她几乎是哭着恳求邝老说:“老邝呀!我们都老了,不要再干了好吗?”他说:“现在没人接班,20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放弃吗?海南诗歌新人的培养,还需要我们尽力啊。燕飞呀,你就帮我干到最后一口气好吗?”她无法动摇他的决心,只好无语相对。筹资艰难,他不断提醒她要为诗社节约。但每当诗社外出组织采风活动,或者是碰上周年庆典,活动都安排得很妥当,让会员们感受到诗社内在的力量和温暖,诗社的人气很旺。不知内情者不知当中经费来源的苦衷,那一对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,相互搀扶着,鼓励着,筹划着,为了一个不愿意丢弃的梦想。为了已经付出多年心血的一个社团,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,邝老还在牵挂着诗社,为下一期的稿件付出辛劳。

诗歌之外

在同仁和晚辈眼里,邝海星是一位兢兢业业、充满爱心、无私奉献的长者。他不顾年老之躯,为家乡的严重缺水、行路艰难,教育落后而忧虑而奔走,甚至不惜与有些权势者闹翻脸,他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有关部门的领导,于是责成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为家乡的人民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。难能可贵的是,邝老还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家乡铺设了一条三米宽、四百米长的石子路,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和生产。他对家乡的小学倾注了更多的心血,他组织送书进校园等活动,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感染了不少企业家为家乡小学捐资办学,学校的校园建设因此改观不少,令家乡人感念不已。4月28日,在为邝老送最后一程时,家乡人无比沉重地举起“恩公走好”,“邝公助学情难忘”的横幅,其情其景令人动容。

最后的时刻

4月10日,心脏支架手术后刚出院的邝海星,一回到家就嚷着要看看《海南诗文学》总第100期艾青诗作和纪念艾青诞辰一百周年的稿件,他说艾青的诗由他选,这是给海南诗友一个好的学习机会。燕飞阿姨劝他等过些日子再干。他说:“做龟像龟,做鳖像鳖。说做就做,不要再拖了。”随即他就投入翻阅艾青的诗作。
谁知,这就是邝老对海南诗文学的最后一次凝望。
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在邝老的送别会上,代表海南文艺界对邝老说最后一段话,也许能够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:“邝老离开我们了。他的离去,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前辈,一位文学事业的拓荒者,但他毕生热爱的事业仍然在继续。我相信,他对文学事业投入的激情,和孜孜不倦的精神,将激励我们和后来的人们,把海南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推向新的高度。”
人们期待如是。邝老一路走好吧……



邝老改诗

文／李树木

1989年我在澄迈县教师进修学校当老师,周末回海口时总爱到我的老师吴云汉先生家里小坐,吴先生有较高的学养和自己的一套书法理论,来他家一来欣赏他的书法,二来可认识不少文人墨客。1991年冬天的一个周末,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,我在吴老师家练书法的时候,来了一个人——海南诗社社长邝海星先生。吴老师是诗社的副社长,邝社长来他家是商讨工作上的事,我不便再打扰,便匆匆告辞。
1992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又到吴老师家,一踏进吴老师的家门,就看到吴老师和邝社长在讨论作品的修改问题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书,他们工作完后,邝社长主动跟我打招呼,他问我除了喜好书法有没有写过诗歌散文之类的东西,我说不多,最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。他说,拿出来大家欣赏相互学习嘛。本来我写这首小诗就是想让邝老帮我修改的,想不到他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。我就把这首小诗给他看——“万里长空天气寒,千重险阻度险山,无情岁月催人老,唯有春风吹又还。”他看后对吴老师说这首诗的意境很好,并说:“短短的几句诗能够表达出如此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,看来说诗是文学艺术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一点也不为过啊!”
他对我说:是不是可以再改几个字?他略思一下便拿起笔来改了几个字——“万里长空云水寒,千重险阻度关山,无情岁月增中减,唯有清风竟又还。”坐在一旁的吴老师连声说:“改得好改得好。”这时只见吴老师已经铺好宣纸,没多久这首诗就变成了一幅优美的书法,这首诗也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的《海南诗文学报》上。
事隔18年了,如今邝老走了。他的话语、他的笑声,他改诗时的商量语气久久地在我耳边回响,仿佛昨天般,他说人生如诗,诗如人生,平淡有平淡的美,跌宕起伏有跌宕起伏的魄,文是这样做人更是这样。
送走邝老的那一天,回到家里,在这幅挂在家里已经18年的由吴云汉书写、李树木诗书法作品前站了良久,我的思绪如泉,不觉中眼睛湿润……从邝老的身上我们该学到什么东西?那就是一个文化人的坚守、耐得住寂寞、甘于清贫和永不休止的奋斗和奉献精神。
(本版图片由鲁朴翻拍)